

四庫全書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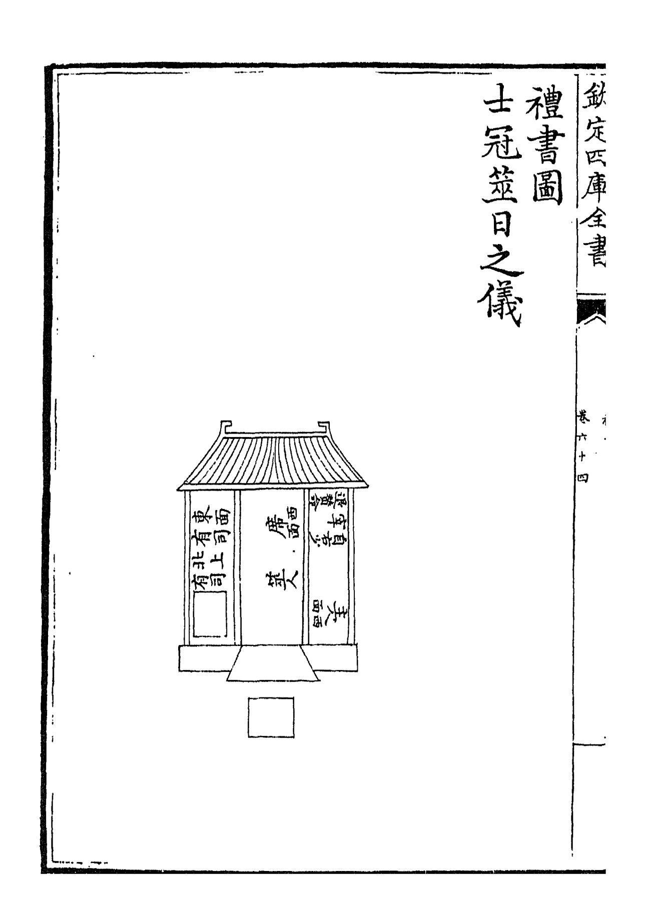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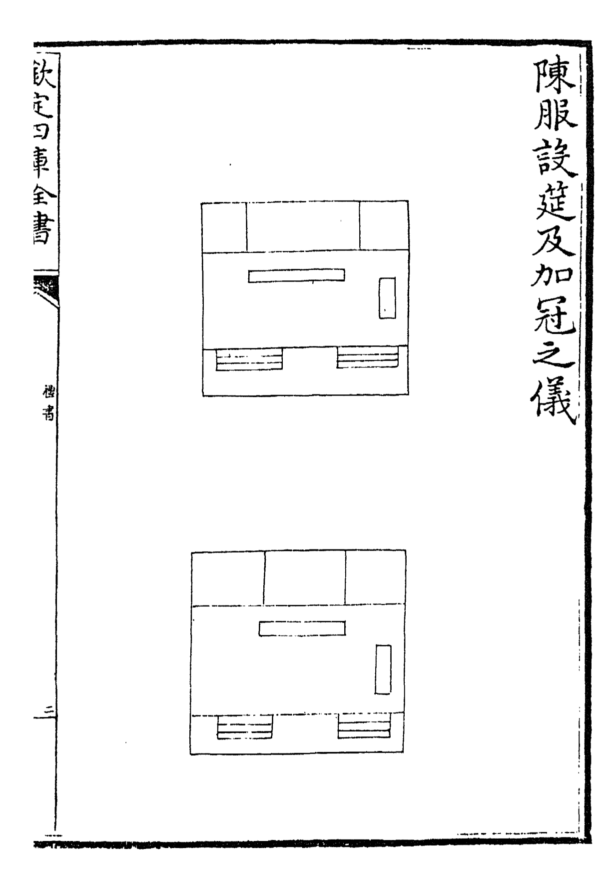
禮書卷六十四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士冠筮日之儀




陳服設筵及加冠之儀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
二

孤子冠

房	室	房
戶	牖戶	戶

醮于客位

堂

冠者位

庶子冠

房 室 房

房戶 牖戶 房戶

冠醮筵

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

陳服設筵之圖

醴冠

房

冠者每加服于此

爵弁服 皮弁服 緇冠服 皆有篋

南西領上

未冠者采衣紒立于房中南面

籩豆篚尊 觶勺

脯醢柶角醴

室

房

戶

房于入筵 贊冠 奠纚

贊者筵者冠將

醴之面西加冠 笄于此

位

醴冠者以將冠者出房立于此南面

冠單設此筵

醴冠者筵

南面 柶 豆 醢 籩 脯

奠觶

揖冠者于筵

賓揖冠者即筵加冠每加適房服其服又出房立南面

堂

主人立于此

賓立于此

阼階

西階

賓受緇冠于此

賓受皮弁于此

賓受爵弁于此

賓字冠者

水洗

東序 主人立于此及迎賓拜

闈門

西序 賓請

闈門

有司皆執爵弁執皮弁執緇冠西面

大門

加冠之圖

房

室

房

爵弁服
皮弁服
緇冠服

未冠者

贊

戶

牖　戶

戶

兩甒有禁玄酒在西

醮冠者筵

冠者立于此南面餘並同

始醮脯醢一

籩豆一

再醮籩豆各二

三醮加俎

筵者冠席

纚笄

主

堂

賓

洗

篚

爵勺盥

餘並同

大門

冠者取脯見于母

闈門

闑門

母

冠

周禮大宗伯以冠昏之禮親成男女黨正凡其黨之昏冠教其禮事禮記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内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歸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

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

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二十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為殤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

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以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也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詩甫田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加冠為成人也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若不吉則筮遠

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也前期三日筮賓如來日之儀厥明夕為期于廟門之外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夙興設洗陳服側尊一甒醴在服北主人迎賓乃行三加之禮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晉語云趙文子冠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

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

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

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産也

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宫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

見智武子武子曰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見温季子

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左氏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

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

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享祭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又曰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成二年楚救齊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荀子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賈公彦曰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是時成王年十五云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

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商之諸侯亦十二而冠若夏之天子諸侯與商天子亦十二而冠可知若天子之子則亦十二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皆為殤故二十乃冠矣士既三加為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袞冕矣案下文天子元

子猶士天下無生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三加可知孔穎達釋冠義云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也家語冠頌郕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

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沒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

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
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
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
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
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
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為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
則以卿為賓無介公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
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

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弊之可也漢孝惠即位四年而冠（十七即位）孝昭即位十年加元服（八歲即位）五行志曰上加元服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

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
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擒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
禄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尃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
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藴積文武之就
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内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
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
嘉為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
侍中尚書給事黄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也獻帝

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贍兼侍中假貂蟬如濟北王給之

冠者禮之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於客位祝之以成德字之以伯仲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為臣而忠為少而順然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然

後可以治人則冠禮其可不重歟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則十二而冠故春秋傳曰十二年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考之經傳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成王十五而弁則十二而冠可知荀卿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失之矣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為殤則大夫不待五十而爵者亦不待二十而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

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若夫諸侯則始緇布冠繢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加玄冠朱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五加衮冕矣郊特牲言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繢緌諸侯之冠鄭氏皆以為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去幼志服衮職而賈公彦孔頴達皆言天子當加衮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家語曰王太子之冠

亦擬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諸侯四則其子三加可知矣王太子四加而禮記言天子之元子猶士者非謂加數也儀禮士冠無祼享之禮無金石之樂而季武子曰君冠必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而家語之說亦然此蓋國君之禮歟國君自冠有享禮大夫士自冠亦然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

士冠筮日之儀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眂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然則筮必於廟尊其親也廟必於禰親其親

也士筮於門而不於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北也聘禮君受聘于先君之祧卿受問于祖廟士冠士昏皆止言廟則凡言廟者禰廟也記曰凡行事受於禰廟是也若諸侯則冠於祖廟左氏曰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少牢筮旬有一日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特牲士冠不言旬有一日而特牲若不吉則筮近日者以士筮旬內大夫以上筮旬外也特牲筮祭同服玄端少牢筮與

祭同朝服而士冠主人筮曰服朝服冠曰服玄端者特牲少牢祭事也筮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士冠非祭事也筮可尊於子孫故異服也天子諸侯筮於廟堂大夫士筮於廟門此尊卑之辨耳鄭氏謂筮不於堂嫌筮之靈由廟神其説誤也

陳服設筵及加冠之儀

服陳于房東領上北贊者立于房西面上南醴設于房尊籩籩豆上南冠弁執于西坫南上東主人立于

東序面西賔立于西序面東冠者未冠既冠面南即席加冠面西醴之西南其降而見毋面北其始也賔揖冠者即筵坐賛者坐櫛設纚賔降與升正纚降受弁進容祝而冠之既冠揖之適房服其服又揖之即筵坐櫛纚祝加如初盥賔盥所以致潔降盥降受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三等以服彌尊故降彌下也始祝棄爾幼志順爾成徳再祝敬爾威儀淑慎爾徳三祝兄弟

具在以成厥徳以順成徳然後慎徳慎徳然後能成徳也禮記曰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冠禮既冠而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者唯其所當賈公彦曰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其説是也

孤子冠

孤子則父凡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

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然則孤子戒宿以父兄而迎拜揖讓不以父兄者以戒宿者非冠日之事冠日迎拜揖讓者冠日之事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鄭氏曰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賈公彥曰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内者家私之禮也父在陳鼎不於門外是在外者為盛也

庶子冠

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鄭氏曰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代也不醮於客位成而不尊也觀此則孤子之冠雖不言醮位其醮於客位可知

醴醮

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

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

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皆如初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醮而無酬酢曰醮醮亦當爲醴正義曰自此已上說周禮冠子之法自此已下至取籩脯以降如初說夏商冠子之法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者案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訖一醴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鄭解無酬酢曰醮案曲禮云長者舉未釂鄭注云盡爵曰釂是醮不專於無酬酢者若然醴亦無酬酢不爲醮名者但醴大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此醮用酒酒本有酬酢故無酬酢得名醮也記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醮夏商之禮士昏禮贄醴

婦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庶婦則使醮之醴側尊一甒無禁無玄酒設于房中而醴冠者於三加之後每加必祝故醴辭祝辭三其薦則脯醢而已醮尊兩甒有禁玄酒設于房戶之西而醮冠者於每加之後而毋加不祝故醮辭三無祝辭其薦則始醮脯醢再醮設酒其他如初再醮有乾肉折俎嚌之若殺特豚載合升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加俎嚌之如初嚌肺而醴用觶醮用爵醴尊之篚亦在房醮之篚則在

庭醴則贊者酌受賔賔不親酌故無升降醮則賔親酌酒洗爵故有升降葢冠必用醴若不用醴則醮焉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醮之不饗諸侯大夫受賜服於天子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醮輕於醴也士冠若不醴則醮者則冠適子或醴或醮惟其所用耳記曰醮於客位此適子之醮也鄭氏遂以醴為周法醮為夏商

法此不可考特牲少牢牲皆用右胖鄉飲鄉射主人牲用右體少儀大牢少牢則以左肩為歸胙右肩以祭特牲士虞喪祭反吉用左則周之吉禮皆用右也鄭氏釋特豚合升之文謂凡牲皆用左胖不知何據云然

醴賓

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蓋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饗送者鄉飲司正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也

士醴賓以一獻之禮公醴賓則三獻之禮故家語曰以鄉為賓其禮則如士以三獻之禮也

禮書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卷六十五至七十一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蔣肇源

繪圖監生臣戴禹伋

禮書卷六十五

宋　陳祥道　撰

婚

周禮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大司徒荒政十曰多昏黨正凡其黨之昏冠教其禮事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

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女娶妻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遂人以樂昏擾甿典瑞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玉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禮記曲禮三十曰壯有室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

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不斥主人者昏禮不賀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正義曰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云納女故注云納女猶致女也知壻不親迎嫁女之家使人致女者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而天子亦有親迎以否者異義云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

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駮異義云文王娶大姒親迎于渭又引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若不親迎則宜致女云備百姓也曽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

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内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

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郊特牲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別厚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

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齋

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大傳曰具庶姓别于上而戚單于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

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
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大殤小功則不可納幣一
束束五兩兩五尋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於堂下
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女雖未許嫁年二
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經解曰婚姻之禮
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哀公問孔子曰非
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大婚
為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

親之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歟坊記男女無媒不交

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婚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民猶有不至者婚義曰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

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腶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順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是以古者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詩桃夭曰后妃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鵲巢夫人之德也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百兩將之百兩成之摽有梅男女及時也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碩人其頎衣錦褧衣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服也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有狐刺時也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緇衣纁袡著刺時

也時不親迎也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士之服也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卿大夫之服也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人君之服也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也東門之楊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大明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韓奕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春秋隱八年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先配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莊公二十

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七年穆伯爲襄仲于莒聘焉穆伯如莒涖盟且爲仲

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歸姜至自齊尊夫人也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昭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齊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

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唯大夫圖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欲殺之子南執戈逐之子晳傷而歸二年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

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為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禄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人不能獨任其

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昭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遂啟疆曰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楚子終厚禮之成十一年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出之嫁

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犫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襄十二年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

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婚王使陰里結之哀十二年昭公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

立之而以判為太子國人始惡之公羊隱二年紀履緰來逆女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又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伯姬歸于紀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桓三年公

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于讙何以書譏諸侯越境送女非禮也比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柰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莊

元年單伯逆王姬何以不稱使天子名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非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其言入何難也其難柰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

有所約然後入大夫宗婦覿用幣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腵脩云乎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莒慶來逆叔姬何以書譏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僖八年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九年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

成人之喪治之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四年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八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司城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十五年齊人來歸子叔姬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成八年衛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内辭也脅而歸之伯姬歸于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晉人來媵錄伯姬也襄十五年劉夏逆王

后于齊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

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巳重乎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為之中者歸之也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伉弗稱數也莊元年單伯逆王姬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

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築王姬之館于外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

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丁丑夫人姜氏入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戊寅大

夫宗婦覿用幣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文四年逆婦姜于齊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貶之也

夫人與有貶也十二年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春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啖子曰古儒者或言天子當親迎或言不當親迎二說不明未敢定也然春秋所載皆譏也趙子曰康成

據毛詩義以文王親迎為證據文王乃非天子不可為證考之大體固無自逆之道王者之尊海内莫敵故嫁女即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乎曰夫子對哀公云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非謂天子乎答曰魯有郊天地之禮故云爾何得言天子乎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

齊逆女啖子曰諸侯親迎皆常事不書穀梁云親迎常
事不志是也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為君逆夫人皆
以非禮翬遂公子而行婚禮尤不可也左氏以卿逆為
合禮殊誤矣公穀並云譏不親迎莊十九年秋公子結
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成八年衛人來媵
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
公子結為遂事起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故書公羊云
媵不書穀梁云媵淺事也不志此說皆是左氏云凡諸

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不若然則莒姓已郲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今則不取趙子曰左氏云異姓則否啖子難之誠為當矣若寔異姓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晉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為失禮非謂譏異姓來媵其義甚明

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納采者擇其族類問名者詢其誰氏問名然後卜之故納吉

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然則納采問名同一使納吉納徵請期皆異使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以禽贄納徵以圭璋皮帛由徵以前慮其或不受也故皆言納既納徵則聽命而已故於期言請焉曲禮曰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春秋之時楚公子娶於鄭曰告於莊共之廟而來鄭公子忽先配後祖君子譏之故士婚禮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禰既卜然後納吉而卜常在告廟之日禮記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

禰宫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受命退乃卜卜婚之禮葢亦如之然則告廟始於納采問名之後矣白虎通曰娶妻告廟者示不必人女此臆說也異義云戴禮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之鄭駮異義云文王娶大姒親迎於渭又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然考之於經著之詩刺不親

迎而充耳以黄者人君之飾又文王迎于渭韓侯迎于蹶而春秋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譏不親迎也公子翬如齊逆女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莊公如齊逆女穀梁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不正其親迎於齊也凡此皆言諸侯親迎之禮若天子則不然趙氏曰王者之尊海内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而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敢敵之有乎孔子對哀公曰

為天地社稷宗廟之主以魯有郊祀天地之禮故云爾非為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從趙氏之論為正漢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黄金二萬斤十二匹其後桓帝納后悉依其故事北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至納徵訖告圓丘方澤及廟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為使司徒副之持節詣后行宫東向奉璽綬唐皇帝納后卜日告天地並如開元禮然皆不聞有親

迎者葢其傳襲於古然也

納采問名

禮言婚禮下達而繼之以納采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則納采之前已達其言矣納采于廟賓受主人鴈訖降出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入授如初禮擯者出請醴賓主人迎于廟門外揖讓如初一使而二鴈三入廟而再迎之則問名因於納采故其禮略也士昏贄用鴈者

不以死贄亦攝盛也觀其所乘大夫之墨車所衣助祭之爵弁而女必次純衣纁衻腊必用鮮魚必殽全則攝贄以鴈不為過也鄭氏曰用鴈取其順陰陽來往理必不然

納吉納徵

士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鄭氏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娶妻入幣

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釋周禮曰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賈公彥曰庶人用緇無纁其大夫無冠禮有婚禮若試為大夫及幼為大夫者依士禮若五十而爵改娶者昏禮玄纁及鹿皮則同於士餘有異者無文以言之也然考之于史曰錦繡千純蘇秦傳又曰文繡千純張儀傳則純匹帛也周禮所謂

純帛乃匹帛也鄭改以為緇誤矣匹帛無過五兩則庶人不必五兩大夫士不得過焉非謂庶人用緇大夫用玄纁也先王之制婚禮其用財不過如此則婦人之所飾可知矣以為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而不在財也是以梁鴻鄙孟光之綺繡衣隗却馬倫之橐裝王通亦曰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也後世之俗有以金幣相高蓋不知此

請期

納采以至納徵主人不辭而請期辭者以期在夫家而不在主人也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葢惟父之昆弟已與子之昆弟無死喪之凶然後可以行禮焉其言止於三族而不及母妻之黨者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妻之父母小功也故不避焉

親迎

將迎則齋戒居外鬼神陰陽也及期則初婚之時父

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帥以敬先妣之嗣子諾乃行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立于房中南面主人迎于門外賔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升階奠鴈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婦乘以几壻先俟于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

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禮
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入三月壻見之儀存焉

禮書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六十六

宋　陳祥道　撰

昏禮

婦見舅姑禮

士昏禮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

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笄腶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記曰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雜記曰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然則婦於嫁夕次純衣纁袡厥明則纚笄宵衣以見舅姑者以盛飾可以施於嫁夕不可施於厥明也棗栗腶脩贄也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者以棗栗者天所産腶脩人所成也棗栗進於舅而舅拜之腶脩進姑而姑拜之以

禮無不答猶冠禮母拜也燕禮君答臣祭禮尸答主人也見必立於堂下而拜必于階上者立於堂下婦之所以尊尊也拜於階上姑舅所以親親也若舅姑没則有奠菜之禮焉後漢晉魏以來有拜時三日之婦張華曰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婦成吉於夫氏準於古義可以成婦江應元等曰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為重節夫為輕所以然者陳鍼子曰先配

而後祖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證也

醴婦饗婦禮

冠必醴子昏必醴女以至主人醴賓舅姑醴婦皆致其誠敬而示以質也醴婦必席于戸牖閒其酌以觶其薦以脯醢其禮有祭而拜送拜答則賛者而已若夫饗婦則不然故舅洗在庭姑洗在北堂則所與行禮者舅姑也然則醴與饗必於戸牖閒猶冠者之醮

於客位也婦降自阼階猶冠者之冠于阼也庶婦則

使人醮之猶庶子之冠不醴也

舅姑饗送者

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

者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鄭氏曰

丈夫送者女家有司也婦人送者隷子弟之妻妾也

凡饗速之葢嫁女之禮父送不下堂母送不出門則

其送者非尊者也春秋之時齊侯送姜氏左氏譏之

曰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然則士使有司送之可知也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聘弓鍭矢不行國中故大夫無外娶欲一致於其君而不外交也春秋之時紀履繻莒慶齊高固娶于魯公子圍娶于鄭襄仲娶于莒蓋不知此公羊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若士卑不嫌故有異邦

送者

媵姪娣

易歸妹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詩江有汜曰有
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韓奕曰諸娣從之祁
祁如雲春秋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
及齊侯宋公盟成八年衛人來媵九年晉人來媵十年
齊人來媵公羊曰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
宋公盟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晉人來媵録伯姬也齊人來媵録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録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穀梁曰衛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何休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左氏曰衛人來媵共姬

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杜預曰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子之內治周禮天官序官有九嬪世婦女御曲禮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檀弓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葢三妃未之從也鄭氏曰帝嚳立四妃

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其三小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夫人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為十二人商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毛氏釋衛詩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周禮

九嬪以時序于王所鄭氏曰羣妃御見之法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論語曰管氏有三歸

古者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天子自御妻而上其數百二十有一諸侯夫人而下其數不可考也諸侯娶一國二國媵之國三人則夫人與二媵各有姪娣凡九

女而天子國媵之數不可考也孔子譏管仲三歸之不儉而不以為不知禮則大夫一娶三女矣士昬禮女從者畢袗玄鄭氏曰從者謂姪娣然則士亦有姪娣也春秋之時衛人齊人晉人來媵伯姬譏三國媵之也左氏曰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然國語曰王御不參一族是丘明前後自惑也趙氏曰媵不異姓則莒姓已邾姓曹此二國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今則不取

致女

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掃灑鄭氏曰納女猶致女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春秋晉韓宣子叔向如楚送女左氏曰上卿及上大夫致之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其辭蓋亦如曲禮云爾

還車之禮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谷風

詩曰以爾車來以我賄遷鵲巢詩曰百兩御之百兩將之何彼穠矣詩曰衣服不弊其夫下王后一等鄭氏謂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車送之然諸侯夫人百兩御之則特有送之之車而已送車繼又乘之以歸故泉水詩有還車言邁之嘆鄭氏曰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　春秋之時齊高固子叔姬有反馬之禮此皆古之遺制也

昏姻之時

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易曰三天兩地而倚數焉禮記内則曰男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家語曰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楊氏曰元氣起於子人之所生也男從子左行三十女從子右行二十俱至於巳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於此也越語女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父母有罪周禮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

女之無夫家者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女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孫卿曰霜降送女冰泮殺内毛氏釋東門之楊曰不逮秋冬鄭氏曰女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

禮曰男子三十而娶非必三十也以謂三十不娶則非也女二十而嫁非必二十也以為二十不嫁則非也故家語曰男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而往則自昏矣譙周亦曰男

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其説是也若夫嫁娶之時則詩言迨冰未泮而家語荀卿皆以冰泮為期則仲春之月會男女而無夫家者蓋昏禮殺於正月至仲春則極矣毛鄭釋詩或期以秋冬或期以仲春皆指一端言之也

禮書卷六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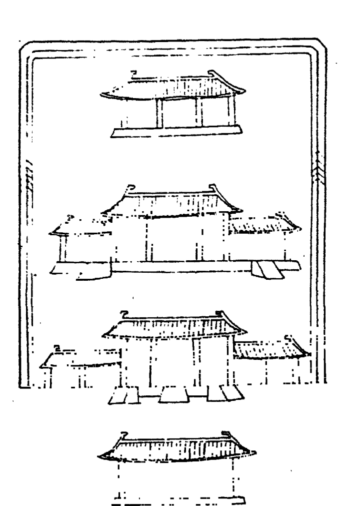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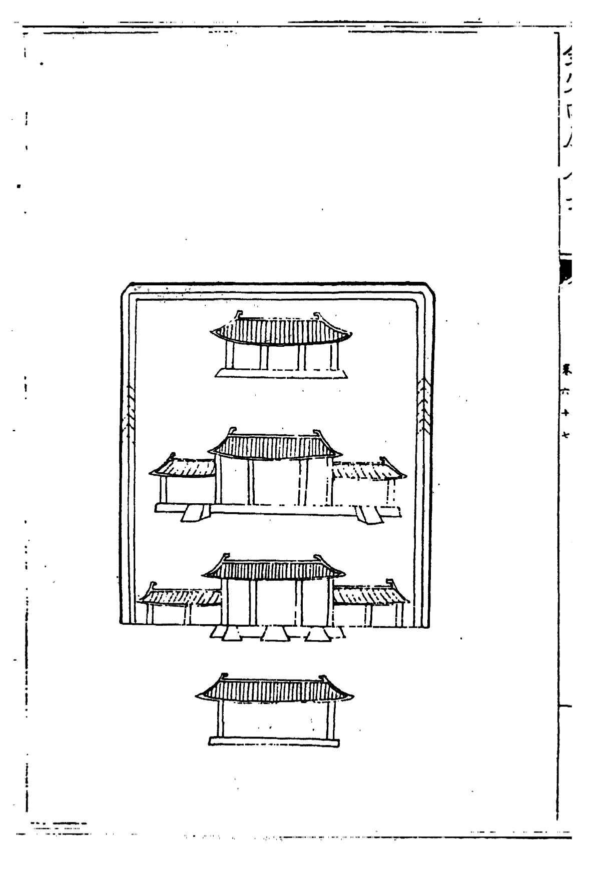
禮書卷六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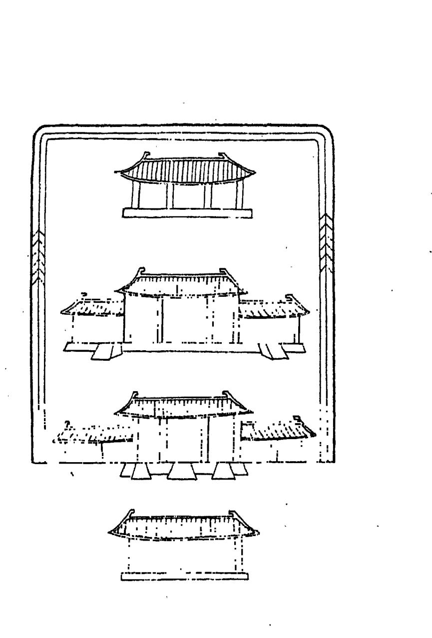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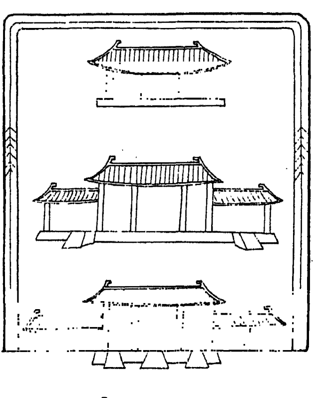
禮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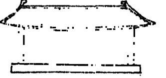
天子七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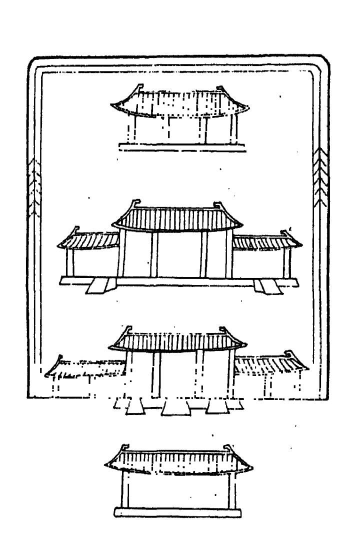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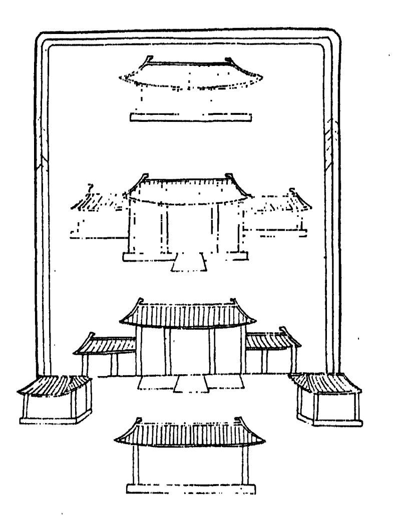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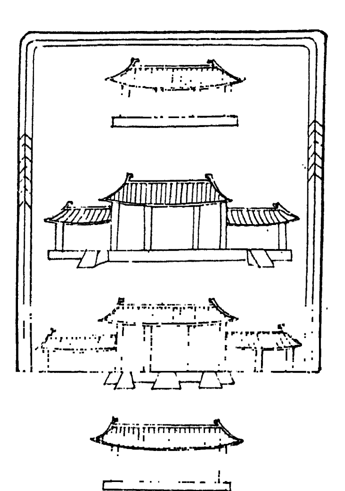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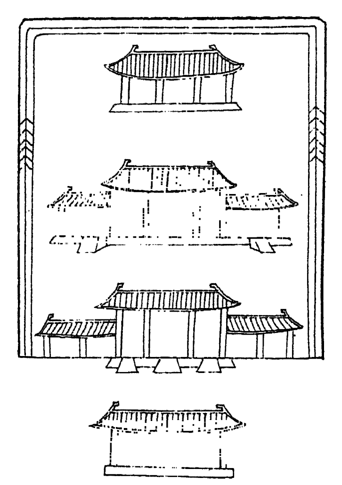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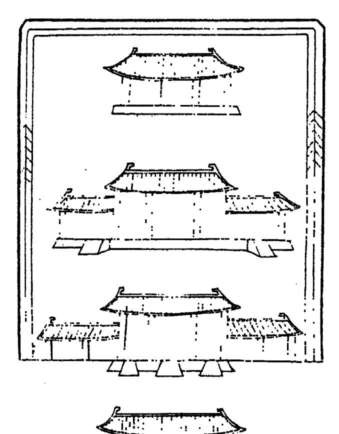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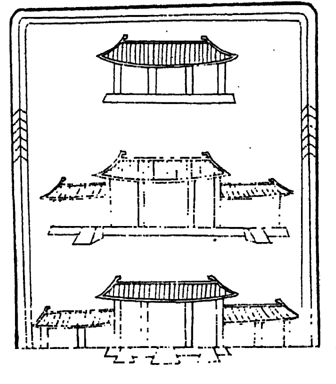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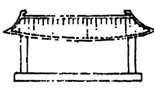
諸侯五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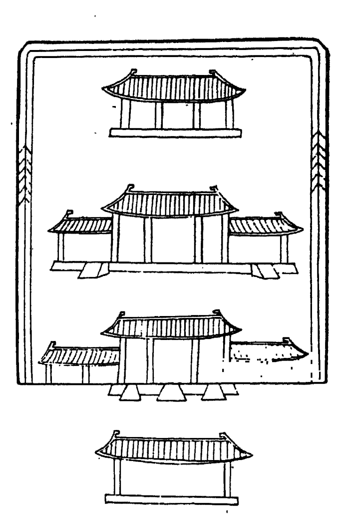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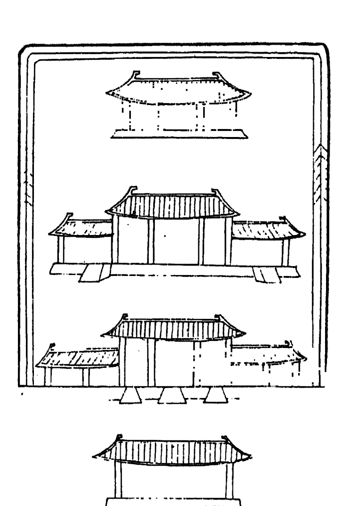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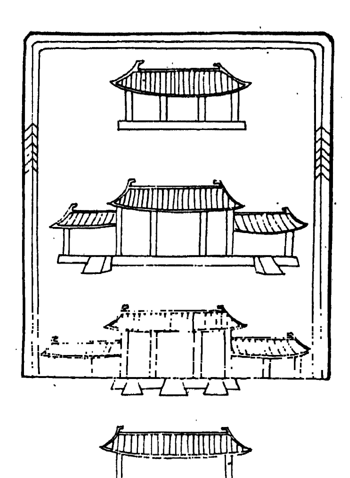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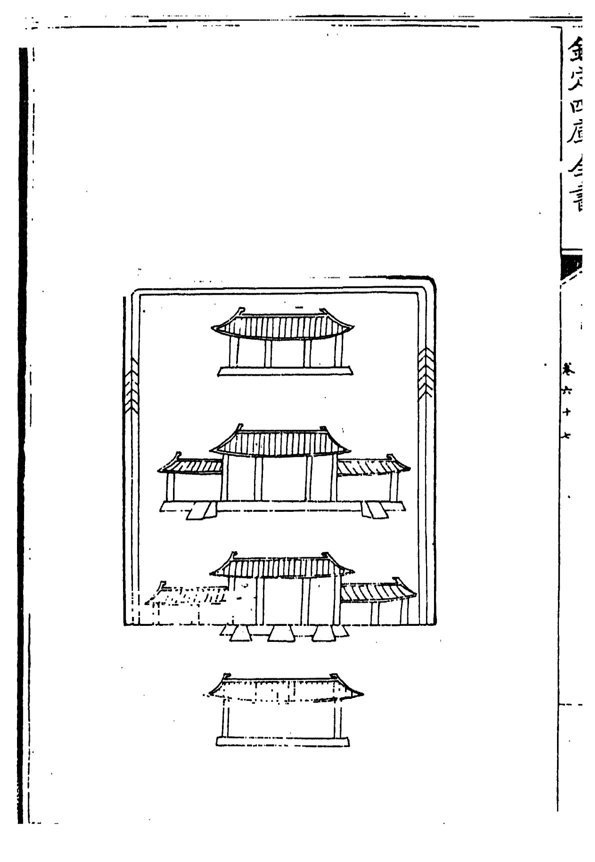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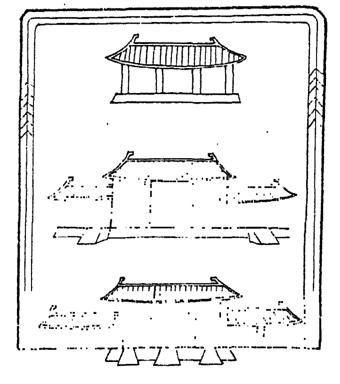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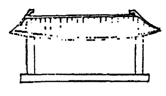
附庸五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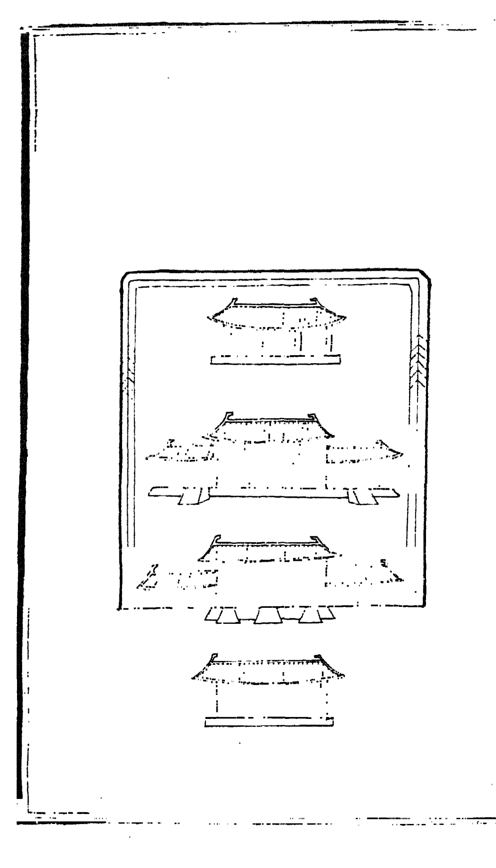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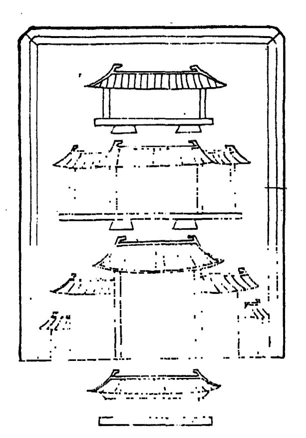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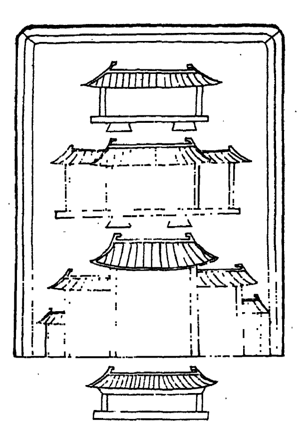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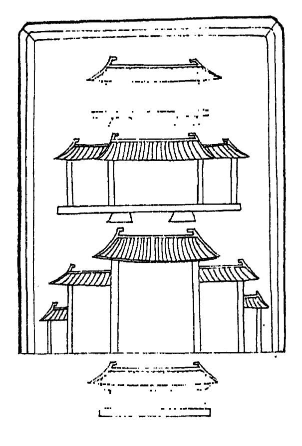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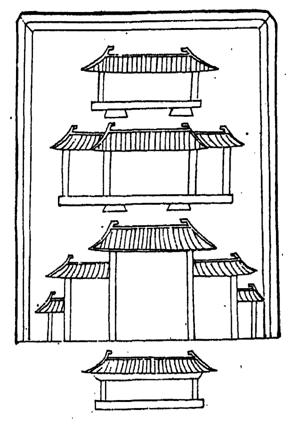
大夫三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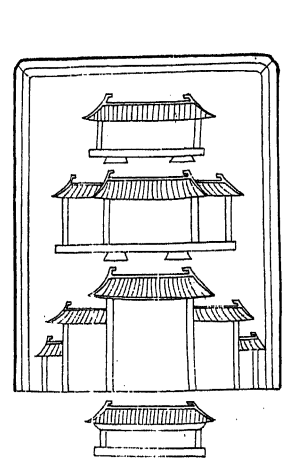


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



廟制

書舜典曰禋于六宗張髦曰六宗三昭三穆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祭僕大喪復于小廟始祖曰大廟高祖以下曰小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

廟四太祖后稷商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
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
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
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商五廟至子
孫六鈎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為始祖五禹四廟至
子孫五商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為
説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
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
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
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
難鄭云周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
之數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
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
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
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别
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

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曰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為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正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商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太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

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虚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虚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韋玄成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别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别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唯存后稷之廟不毁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毁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毁者

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立周人所報而不云廟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為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

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一壇適士二廟一壇官師一廟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曾子問曰非禘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又曰諸侯相見祝史告于五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

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春秋書震夷伯之廟穀梁曰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蓋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書世室屋壞公羊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記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家語曰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無廟四時祭於寢自虞至周所不變也

天子七廟

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内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宫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

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四廟而已

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内是臆説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别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中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其言皆與肅同盖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諸侯五廟

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氏曰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盖諸

侯不敢祖天子故王之子弟始為諸侯不得立出王之廟後世子孫祖其始封者而已其或有大功德特命祀其祖先則立廟可也魯有姜嫄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若王者之後始封之君非有功德不可為祖則祖其先代之王者宋祖帝乙是也孔頴達曰若異姓始封如太祖之屬得立五廟從諸侯禮然王者始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玉藻曰皮弁以聽朔於太

廟而朔祭有牲是月祭及太祖也祭法謂王考皇考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非禮意也穀梁曰諸侯受朔于禰廟其説無據

附庸五廟

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宫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五廟春秋書紀季以酅入于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

大夫三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氏曰太祖别子始爵者雖非别子始爵者亦然鄭志答趙商謂王制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别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别子為太祖若非别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曽祖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太祖也然左氏曰大夫有二宗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則大夫有百世不遷之大宗有五世則遷之小宗是大祖

之廟常不遷也特祭法曰大夫三廟考與王考皇考有廟顯考祖考無廟而鄭氏遂以為周大夫之制誤也孔頴達曰大夫三廟天子諸侯之大夫同卿即大夫也故春秋殺卿皆曰大夫其三公之廟與諸侯同於理或然

適士二廟

官師一廟

王制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

享嘗乃止顯考無廟鄭氏謂考當作皇考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鄭氏謂官師中士下士也上士異廟中士下士祖禰同廟然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是都邑之士立一禰廟而已其曰禰祖共廟非所聞也賈公彥曰鄭氏言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士皆二廟禮言八十一元士而不别上下是以知其皆二廟也

禮書卷六十七